

民族詩壇叢刊

論今甫杜

著左君易

行印社版出立獨

民族詩壇叢刊

杜甫今論

易君左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8514 杜甫今論

目 次

—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 |                       |    |
|-----------------------|----|
|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定生命之基石………  | 一  |
|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古的信仰……… | 一四 |
| 丙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迪文藝的機運……… | 三三 |

# 杜甫今論

易君左

## 一、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 甲、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自來研究杜甫的人，常陷於一種不可恕的錯誤，即對杜甫的「人格」並沒有認識清楚而遽加以輕率的批評。由於這種輕率的批評，至少要使後人對於杜甫發生一個隔膜，因之在研究杜甫上不免有些成見。

這派人的說法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類，說杜甫是一個政治失敗者。就是說：杜甫的政治活動，完全是吃力不討好，以致潦倒官場。初到京師第一個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後來因上「三元大禮賦」蒙玄宗賞識，也不過命他待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

「獻賦」。再明年，才授他一個西河尉，却又不就，改右衛率府參軍。到肅宗時，拜左拾遺，又被罷免；次年出爲華州司功。直到代宗時，任京兆功曹。嚴武再鎮蜀，表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官銜。照這樣看：杜甫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求仕之心甚切，但官運太不亨通；雖竭力向皇帝獻賦，想皇帝憐而授用，結果並未蒙青睞，只給他一些不相干不重要的官職。

第二類，說杜甫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是說：杜甫的一生並無一定的政見，心情和生活都是飄蕩的；只求達到「顯達」的目的，不擇手段。如悍將的哥舒翰、花驚定等，他都恭維。想做官時就恭維朝廷，做不到官就大事埋怨。對好朋友如嚴武等，也不能全始全終。照這樣看，他簡直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並沒有一定的主義和一貫的思想。所以他的性格是偏躁的，行動是放浪的，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

這兩類說法都是錯誤的。

爲着要知道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現在且把杜甫的一生來透視一下。杜甫的革命性：（一）先天的是基於祖先的遺傳，（二）後天的是基於家境的窮困。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大詩人之一。舊唐書有一個杜審言的故事，說：

審言恃才傲慢，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制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差死矣！」又嘗贈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於是普通人都說杜甫的祖父是一個犯詩大狂而善於詼諧的文人，那裏知道這就是一種革命性。大凡天才高超的人，其理想必豐富，對現實多不滿，自信力必堅強。這不是「寒傲」，不是「矜誕」。杜甫是得了他的祖父的傳，所以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驛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雲敵，詩看子建親；李思冰  
躍石，王翰騎火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當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少年時自負不凡。而壯遊一詩，便是他少年生活的自敘傳：

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場。斯文崔顥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  
有作成一囊。性豪遠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隊輩，結交皆老蒼。飲酣歌八極，俗物不計

此……

從他的自述經過裏，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生性豪放，嫉惡如仇，禮法疏略等；而其天才的高超，理想的豐富，對現實的不滿，自信力的堅強，都酷似他的祖父。這些，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確實有些遺傳的關係。

他的父親杜閔，一生無甚聲名，舊唐書只說以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終。新唐書說杜甫「貧不自振」，看杜甫家境的窮困，可斷定他的父親至少是一個縣吏。杜甫生在

這樣一個清貧的家庭裏，並沒有享過公子少爺的生活。在二十歲左右，就爲生活所驅，由故鄉鞏縣（原籍是襄陽縣）開始浪遊，一直飄零了四五年。壯遊詩云：

……東下姑蘇臺，已具擣海航。到今有三恨，不見弱扶桑。王謝風流遠，閨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淵荷芰香。嵯峨闢門北，清廟映迴塘。每念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湖

想秦皇。慕鴻聞七首，除煩晒與草。越女天土白，楚湖五月涼。知漢祖秀異，欲罷不能忘！

那時他到了蘇杭一帶。他一方面歌頌山川的壯麗，一方面憑弔民族英雄的史蹟，雖在浪遊中而仍能顯映革命的憧憬。沒有能夠到日本，也許因爲沒有川資。在二十四五歲罷遊歸赴朝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壯遊詩云：

……放逐齊趙間，裘馬頗閒狂；春暉叢臺上，冬飮古邱旁。呼鶩見櫛林，逐獸雲霞間。射飛曾縱轡，引臂落鸞鵠。蘇侯據鞍等，忽如搖萬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這八九年的生活是他自己認爲「快意」的，然而其窮也就太可憐了！如初次在洛陽會見李白，贈詞云：

……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犧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

其窮一至如此！在他的少年時代，由於祖先的遺傳已伏下革命的根性，由於家境的窮困已蔚成革命的心情。由壯年而晚年，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飢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

激揚奮發。

杜布在壯年時代的一段長安生活是他認為一段內心最苦的生活。他天天同飢寒交戰：

（參贈韋左丞十韻）

病中得朋友一頓酒飯，便覺得「手腳輕欲旋」（病中過王倚飲贈歌）；而「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進三禮賦）；「長安苦寒」則凍得「骨欲折」（投壇成華兩漢諸子）；然而這種令人難堪的境遇，正所以建築他的革命的壁壘。他的一種奮鬥的勇氣，充分顯示他的革命精神。越是受現實壓迫，越是想衝破現實。他在鵩賦裏拿鵩來象徵自己的悲憤，即其一例：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鵩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堅，暮還長汀，來唯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岫，餐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闊逝。莫試鋟爪，空迴斗星。衆鶴僅剖鮮，金殿此鳥已將歸！

在那時，他有一個非常的舉動，即毅然不願意接受一個「爲五斗米而折腰」的河西尉：

（下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

他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而又沒有方法使他來改造政治，於是迫使他放棄政治，甚而

至於與政治絕緣。故在壯年以後，就開始踏上社會革命的大道，而他的一個中年，便完全

籠罩在安史亂裏。在這一個時期，他全家流為餓莩，境遇非人所受，而他的草堂特辟在遠益奮發！當安祿山開始造反時，他從京師赴奉先看他的家眷，結果是如此之慘：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知久不歸？屎谷共飢渴。大門同喚喚，幼子剗已平  
、自京赴奉先縣（五百字）

而彭衙行一詩，寫全家避難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難民圖：

憶昔避賊初，壯志敵霜冰。夜火照銳道，月照白水明。寄宿久徒艤，逃入多空閭。山魈晝  
吟，不見還子還。寒女伏咬我，噦畏虎狼聞。懷中掩口哭，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半  
牽餐。一旬半世雨，泥濘盡寒雲。暫無紛雨旆，徑滑衣文寒。右臂節更闊，竟日閉關吟。  
充饑糧，身校成屢缺。早石上水，暮宿天邊洞。少留周家室，欲出度子門。故人何殊等，高  
義遺骨雲。延尸僵臥黑，遙望啞門。廻盪懶我足，剪紙濡我毫。是此山妻孥，相覩渺闊天。  
衆婦嘵邊聲，舉目泣淚殘。

後來陷入賊中，復歸鳳翔，放往鄜州，省視家眷，有北征一詩云：

……經年守局屋，妻子衣百縫。鶴天松聲遲，悲來人間明。十小所傭兒，其母一也。尋爺背相  
噏，折翼脚，橫。味向軍小女，補綻才一膝。海闊折波濤，苔蘚移曲折。天狹及以狹，頰面  
短揚。老，情懷惡，心淮以一日。愁撲中帛，愁承一臂。愁亦一色，愁滿相鬱列。愁去  
愁復光，癡女頭上曉。乞求不與，憤張。可憐，形跡。方失姑，狼狽家局。牛羊道，也  
忘飢渴。問事諸子孫，誰忍亂噴罵？謂思君既苦，甘受難如盼。新酒日日醉，左瓶焉得空。

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不因此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刺激他的革命精神。死了兒子不算志哀，「默失業徒，因遠及率，憂端終南，海洞不可掇！」這才是真心哀！一家的悽慘不算痛苦，「伊洛空收，西京不足收！」「禍轉亡胡威，勢以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網未宜絕！」只要國家有辦法，一家愁苦沒有關係。

雖覺一家愁苦沒有關係，但他已經知道：這些禍災的來源，只憑熱情的叫喊是無補於實事的，於是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他諷刺為婦人權貴所把持窮奢極欲苛政，出的朝廷：

……凌晨驅，御闈在帶驛。當石鑿漢室，鐵踏屋脊滑。路過氣憐岸，羽林丁壁風。君臣留歡娛，樂助豐饌嘴。賜外皆長饋，宴亦早揭彤廷。分鼎本自雲女出，禮楚大夫承，舉政貢威闕。舉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忽至，君竟棄一物？多士盈朝廷，仁旨宣成課。況聞內金等，盡在衛霍臺。中臺釋酒的，酒落故玉盤。暖香韶鳳爽，悲管送清瑟。勤客駢蹄美，滿燈道子稀。朱門酒肉臭，黃泉骨肉悲。枯木再。……（原注起《咏懷五字》）這是他在長安到奉先路過驪山所見的王室奢侈情形，對政府下一個不勝的彈劾！他痛斥公審所制孫，征秦牧的地方政府：

……這題歌，清水流。……未嘗有山家山東一百州，千村萬落生杞棘。……

如今年多，未倅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兵車行）

對於在軍閥、地主、貴族，壓迫剝削下的勞苦農民表極大的同情：

……客 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底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丁」。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失聲。莫自使  
眼抬，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從一個過路客人和人家的問答中說出一個沒有成年的十八歲的中男都拉去當兵的事。

……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敢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蹤，久行見  
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噏。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  
且彷徨。力春渴荷効，日暮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賦稅，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無家別）

寫一個敗兵回到自己離亂後的田園而不能從事生產，反被官吏壓迫。杜甫實已成爲當代民衆的喉舌，社會制度的詛咒者，成爲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平民的革命詩人！

晚年的杜甫的革命精神，並不因身心之愈加羸弱而趨於驟淡，反而愈形其激昂，而革  
命情緒之培植愈見其醇厚，革命事業之籌劃愈見其切實。一是他代表廣大的民衆的呼籲，  
不是呼籲簡直是怒吼。如寫田父的心聲：「前口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  
舉家走！」（遭田父泥飲）替「四川」人打抱不平：「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驕屑。巴人困

軍須，慟哭厚土熱！」（李雨）「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黃河）。寫生活的艱捱：「豈聞一綽直萬錢，有田種殺今流血」（憶昔）。寫道路的險阻：「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別唐誡）。寫橫征暴斂：「亂世誅急，黎民糠粃窄」（驛壁子摘蒼耳）。「憐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元春陵行）。「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殊寡妻哭！」（虎牙行）「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東屯北崦）。杜甫詩中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地方極多，而農村經濟破產純係由於軍閥的混戰與賦稅的繁重。即如寫他隔壁一個老頭兒：

……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擇。相機行豆田，秋花露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泊此公家威！……（甘林）

又如寫一個貧家女：

……石間采蘿女，露葉輕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長事略同，剝剝及鋸刀。貧人豈不仁，覩汝如薺蒿。索縗多門戶，喪亂粉綈啾！……（遭遇）

三絕句，是軍閥混戰的罪惡恩暴露：

前年瀘州殺史，今年荊州殺刺史，羣盜隨割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入蜀，惟殘一出貉谷，自說二女齋時，頭却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雖號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一馬橫甫勞神鬼艱。奮鬥求生不苟憚。也自曠年，遞貢病交迫，日常習勞作，在同《七八言》，可以看出一個「白頭亂髮垂過」的一的老者，在大雪中親口赤着，荷了錢包，深裏古槐，芋（黃）的努力；雖然因為山脊太冷，於一塊也未掘得而空手而歸，但是他與飢寒的天然的環境奮鬥的熱情，泉一般的涌出！讀他七臥中的二首：

有客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耳。歲拾橡栗，狙一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舊廟，手

脚裸腿反死。嗚呼！一歌兮歌已足，風我送天來。

嘵猶長盤一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田川雲盡，短衣數挽，掩腥。此時吳子空歸，男

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故，鄰里色惆悵！

空手歸來，一家沈靜，只聞男呻女吟啾啾，喟之聲。讀此詩，很容易聯想到左拉（Zola）的失業。那個憔悴的失業工人，當他的女兒正幻想得出神，預把麵包慢慢地一塊一塊地喫的時候，他却雙手空空回來！這不是杜甫的情境一樣嗎！

一旦杜甫於時事的彈劾，而一腔地提出對於政局一題的意見。奏行即是這一意見的一個草本。劍南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高適、西山三城置戍論，請罷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急城稍減削杜正同此。元寶侍御入京所語「此行入奏計非小！」就是託寶侍御奏一門政見。奏是什麼話呢？

「丘墓草木荒蕪，天子亦念西南隅？」  
「舊愁後，頹垣！」  
「江潭海濱荆士辱，草木久無鶯鶯」

呼。八州列其思一戰，三城守邊歸其國！」

可惜這一個攻又未蒙採納，致國事益不進向。

在夔州詩，是杜甫晚年最精華的作品。而如諸將之首，反同據的色彩涵其濃厚——讀蘭詩的二、三、五首：

韓公本、梁三城，振絕天壤以庭。貴人頹、紇，勦然收朔方兵。胡不石壁壘關隘，翻  
翻橫關晉水濱。朝廷至曾無計經，某真以言昇平！

吾聞官城化爲郊，休。雲山百二重。今悔不全歸貞貞，獨門何處。唯對。朝廷無能者多頭，天  
下。唯不自供。朝野見邊王復國，肯銷甲車春農。

唱江春色老人來，唱歌南秋萬葉衰。正憲任。賢懷若，共過中使望蘇臺。主恩前後三節，軍  
令。對。杯，西蜀地形大十陰，安危只仗。錢材！

過。賣諸日。王室。不顧國家，操六百肥。相殘殺。

在這些言論行動上，表。杜甫的革命的人生。越到晚年。露。鋒。一直到他的死。

止，是一個嶄頭亂世的革命主義者。而所以能成為一貫的革命主義者的因，十分二三。之  
由於遺傳。十分七八是由於時世及環境；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包括政治不良、關、政、程  
弊政、人心頹喪等）和一個極窮困的環境（包括饑荒、疾苦、逃離、流亡、死亡等）。

現在，進一步透視杜甫革命的人生觀的堅實的根據——「國家至上主義」。這一界說

實杜甫的一切政治活動都是爲國家的，第一要證實杜甫一切人事上的批評也是爲國家的。換句話說：即是以國家的生命爲自己生命，只國家沒有自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爲準：其人其事是爲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

試看：杜甫固然自己說過：「自謂頭挺出，立登要路津」。然而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名思想、英雄主義，而是他要完成他的改革社會的志願，所以接着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他所獻的諸賦——也就是有人懷疑他以此爲獵官的工具——裏，並非目稱自道以博皇帝之一憐，求個人的出路，實在是都有關於國家的大典，所謂「頌成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如進三大禮賦表，分明說他進這一篇賦是：「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朝賦太清宮賦是一篇代興亡史；朝享太廟賦，述大唐開國之艱難；有事於南郊賦，力勸人主「鑄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戎狄，夥然」，即以安內攘外爲治國大本；進封西嶽賦更說得明白：是想有補於「明時」，「至於仕進，非敢望也！」至於進鴈賦，也不是想如「賈馬徒」、「排金門」、「上玉堂」以「望仕進」，而是鴈來喻明「正色立朝」之義與獨立自拔「人格」。從一些文章裏，不能發現杜甫絲毫個人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發現對皇帝的一味阿諛，完全出自對國家的一片忠誠。他在朝倉在野全一樣，只知道擁護國家的利益。蘇軾說：「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

嘗嘗君也歟？」實則杜甫每飯不忘的倒不是以個人爲單位的「君」，而是與萬人共休戚的「國」。洪邁《容齋筆記》說：「甫嘗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云：『方賴天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答昇平？」「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有人就說：這些話全封建階級推崇杜甫忠君愛國的情來穩固自己的地位以做封建社會的城牆。這也是偏見。「忠君愛國」並非壞名調，不過杜甫之忠君，不是忠於一姓之個人，而是忠於整個的國家。故非「天子至高」，而是「國家至上」！

關於人事的批評，贈哥舒翰詩：哥舒翰，突騎施別部酋長，以勇略爲王忠嗣所重有說哥舒翰攻吐蕃殺人邀功，王忠嗣決不肯爲，杜甫反極意推崇他，不知何故？按王忠嗣鞠曰，哥舒翰入朝，有勸多賚金帛以救的，哥舒翰說：「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冤死！」皇帝前力保得貶官，可見哥舒翰並不負王忠嗣。石城堡一役，由於玄宗苦事開邊。杜甫適高適時，說：「諸公間主將，焉用窮荒爲？」絕不爲哥舒翰辯護。即瀘關之敗，一般認爲是哥舒翰的死罪，但也實在不相干。哥舒翰一意堅守潼關，或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哥舒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以羸師誘我，况賊勢日蹙，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遺與李副、郭子儀「北取范陽，覆巢穴，瀘關大軍，惟應固守」的意見正合，那知楊忠禮遣使再催，翰痛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後來安慶緒殺安祿山，果應了

內變的姦，見野舒曉知兵科政，杜甫稱爲「論兵遺古風」，「策行遺戰伐」，並不爲過。杜甫想參預哥舒翰軍謀，也因那時李林甫，看烈當國，才斥士的反議，如嚴武、呂諤、高適、蕭昕等都由舒翰奏薦而起，翰固當時名流，獨之人，能說杜甫以誤詞來干謁嗎？至於花卿歌，雖是紀實，却含譏刺。

##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造的信仰

研究杜甫的人，差不多一口咬定：「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理由是基於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因為杜甫有儒家家世的遺傳，引杜甫自己的話，說杜甫要繼「先君鄉願以降」的「奉儒官」的「素業」（集鵠賦表）。

第二，儒教最可貴的精神，就是：排斥自我主義，注重現實、忠恕、同情，尊王攘夷。凡此諸點，在杜甫的作品中一一都可看出，而引自《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的：

現在讓我們來重新估計一下：（一）杜甫不是一個真正儒信徒？（二）杜甫對於宗教究竟一種什麼態度？（三）杜甫到底有沒有一個最高的信仰？如果有，是什麼？站在如前面所說的「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主義者」的立場上，我的回答，爲首是：